

清诗流派史

刘世南 著

《后秋兴之十三》 钱谦益

海角崖山一线斜，从今也不属中华。
更无鱼腹捐躯地，况有龙涎泛海槎？
望断天河非汉帜，吹残日月是胡笳。
老翁戎马无归处，独倚银轮哭桂花。



刘世南 著

清诗流派史

《后秋兴之十三》 钱谦益

海角崖山一线斜，从今也不属中华。

更无鱼腹捐躯地，况有龙涎泛海槎？

望断天河非汉帜，吹残日月是胡笳。
堂我老尤归处，独倚银轮哭桂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诗流派史 / 刘世南著 . - 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 ,
2004.3
ISBN 7-02-004356-9

I . 清 … II . 刘 … III . 古典诗歌 - 文学流派 - 研究 - 中国 - 清代 IV . I207.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6620 号

责任编辑：葛云波 装帧设计：何 婷

责任校对：葛云波 责任印制：张文芳

清诗流派史

Qing Shi Liu Pai Shi

刘世南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.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：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82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.625 插页 2

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7-02-004356-9/B·289

定 价 29.00 元

《清诗流派史》序

敏 泽

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影响，如果说清史研究是整个史学领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，那么，清诗研究，尤其是清诗之流派研究，则更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。

但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作为诗歌主体发展中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，却是一个重要的、有自己时代特色、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时期。

清诗在清之早期和晚期，由于社会、民族矛盾之激烈和深广（早期为中华民族内部满、汉之间政权更替的矛盾，后期为反帝、反封建之矛盾），不仅曾有大量激越愤悱的优秀诗歌产生，表现着昂扬奋发的气节风范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，远绍《诗》、《骚》，中继唐、宋诗的优良传统，超越元、明而有新的开拓与建树，而且具有鲜明的自己的时代特色：成为一代主要风标的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结合。清代晚期，即近代古典诗歌的发展，又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现代文学中诗歌的发展。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之被一定程度的忽视，不能不是学术研究方面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。

研究清代的诗歌流派史，比起研究唐、宋以前的诗歌流派史，难度要更大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其中原因之一，即那以前的研究向来较多，而清代极少；原因之二，是研究唐、宋以前的，熟悉此前的诗歌流变及流派的发展就够了，而研究清代的，除了必

须熟悉那一部诗史外，还必须熟悉金、元、明以来的诗史。至于从事此类研究，需要充分熟悉古典诗歌，并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分析能力及较好的理论、美学素养等，则是共同的。

值得高兴的是：刘世南先生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，终于以自己坚实的《清诗流派史》填补了这一难度较大的学术空缺。

世南先生自青年时起就酷爱古典诗歌，旧诗写作有较高造诣，尤喜清诗，风雨数十载，不更此志，乐此不疲。尤其是一九七九年调到大学任教后，沉潜乎中，专攻清诗，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终年，广泛涉猎有关资料，精读各家诗集、文集，分期分人地作专门研究，细大不捐，卡片盈箱，反复涵咏，不断揣摩，既条分缕析，又融会贯通；既努力地探究各流派产生、发展的历史原因及诗学本身的原因，又精心地寻绎各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；既沿波讨源，探求其继武前贤之处，又能由表及里，较确切地撷取其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独到特点，平实地阐述其得失，考究其消长。总之，这是一部用力甚勤，资料翔实，自成体系，且时有精审之见的论著。

全书以前、中、晚三期对清诗流派之发展作了考察，依次分析各个流派及每一流派中作家之思想与艺术特色。前期包括河朔诗派、岭南诗派、顾炎武、虞山诗派、娄东诗派、秀水诗派、神韵诗派、宗宋诗派、饴山诗派；中期除向来研究较多的格调、性灵、肌理三派外，并对浙派、桐城诗派、高密诗派、常州诗派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论列；晚期则包括浙派的异军——龚自珍、宋诗派与同光体、诗界革命派、汉魏诗派、中晚唐诗派。这样，就对有清一代的诗歌流派史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概括和论述，使读者读完全书，对这一时代的诗歌流变能有全面而细致的了解。在这些杂然纷陈的诗歌流派中，固有人们了解研究较多的，但也有论述、研究较少甚或缺如的，如河朔诗派、饴山诗派、桐城诗派、高密诗派、

常州诗派、汉魏诗派、中晚唐诗派等等。作者深入钩稽，细心辨析，在这些流派的研究中，具有更多的开拓性贡献。而且纲目之间，并不像常见的板块结构那样，罗列各派特点而成史，而是努力探究其内部规律和递变，并不乏肯綮之见，使《清诗流派史》作为文学史专著之一种，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在对流派的研究中，作者注意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：时代要求、文学风尚及诗人主体的审美追求，三者一以贯之，这无疑也是抓住了流派史研究的关键的。

在对每一流派的评骘中，也颇不乏精至独到的见解。如对河朔派的论析，不仅是我所能够见到的第一篇这样的专论，而且论述它尊明七子、反竟陵，但又不重蹈七子故辙，而是别开学杜门径；论述其诗的“清刚”之气，在内涵中很重理学与诗的统一，以及以孝为先的理学影响使该派诗人在对清统治方面，既不肯合作，又不愿反抗，等等，都是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的。在对顾炎武诗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的论述，如对顾与李贽的同异、顾诗与杜诗的同而不同，顾诗的用事及五排等等的论述中，都不乏独到的见解。王士禛的诗论是历来研究较多、人们比较熟悉的，但在本书的论述中，仍有许多新的开拓。如王士禛以王、孟为盛唐诗的本来面目，是人所共知的，但何以如此，作者从对王士禛的处境、心态的考察中，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，是站得住、并有说服力的；对王士禛所标举的“典”、“远”、“谐”、“则”的阐述，既较平实，也富新意。对陈维崧的诗，学术界向来极少论述，作者不仅对它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，而且在论述其诗歌的思想、艺术特色上，如其七律的种种特点，七古虽非长篇叙事的娄东派，但由于其继承了梅村歌行的特色：重词藻，富文采，工对偶，反与梅村接近，而在骨力方面又胜于梅村。这种论析，颇富创意。像这样精到的或较好的见解，在这部多达三十二万多字的书中随处可见，难以

胪列。

总之，我读了此书的不少章节后，感到这确是目前研究清诗流派的一部力作，应该为之庆幸的。

新时期以来，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。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，也陆续出版了多种，各有特色和贡献，但拓展史的研究范围，突破原有的史学模式，仍是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。世南先生在清诗的研究上，采取了一种新的视角，从流派的发展、兴替着眼，考察论析一代诗歌历史，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，在为史的体例方面，也是有所突破的。

在上面，我赞扬了此书的许多独到之处和某些特点，并充分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，但并不是说，此书的写作毫无不足之处。在作家的论述中，有的论断，也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商榷；作者努力学习现代中西文论及美学，以之运用到清诗的分析中去，多数运用得比较恰切，但也偶有运用不尽恰当之处，如论李白诗属于“向内转”，杜甫诗属于“向外转”。不过这点个别性的不足，并不影响全书在学术上是一部坚实的力作。

年近古稀的世南先生是钱锺书先生介绍给我的，一九八七年因率领其研究生访学，曾来北京我寓所相访，此前此后则偶有书信往还，知他多年甘于寂寞，埋头学问。他经多年艰辛完成此书，嘱我作序。我素懒于此道，但他在学术上的勤奋创造精神，以及在学术上的贡献，却使我深为感动，因而勉为此序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 北京

前　　言

清诗近年来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，其实它迈越元、明而继承了唐、宋诗的优良传统（着重的是艺术养料）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色——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。它包括着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古典诗歌，直接哺育着中国现代文学。

清诗的前期和后期，都反映了昂扬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；中期则盛开着诗歌理论之花，横出一世的性灵说即产生于此期。

因此，总结清诗的经验和教训，对当代和后世的文学创作（尤其是诗歌创作与研究），是有着丰富的借鉴意义的。

《清诗流派史》的编写，其出发点就是总结清诗发展的规律。因为规律总是反映在各种诗派的产生与相互影响中，所以，我从流派着眼来叙述和论析清诗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形。

全书以事实说明如下规律：

（一）每一流派对以往各流派（尤其是和它相衔接的一个或几个流派）的理论、创作的成果，都必然有所吸收和扬弃。无所取，则诗史失去了连续性；无所舍，则此一诗派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。

（二）就是对于前代某一理论（如王士禛之于《沧浪诗话》）绝对宗仰，也必然渗入后者新的时代审美因素以及个人的审美情趣。

(三)诗派的生灭盛衰,主要由于补偏救弊——每一流派都是为了对前此诸流派补偏救弊而生而盛,又由于本身的僵化而为后出流派所补救而衰而灭。

(四)同一流派的作者群也在不断分化,或坚持,或变异,最后有的蜕变而成另一流派。

因而结论是:流派是时代要求、文学风尚和诗人审美追求的结晶——整个《清诗流派史》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论述的。

我不用一种流派的审美标准去批评另一流派的作品与理论,但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原则,区分进步与落后,同时辩证地分析、对待落后的流派,也标举出它的艺术特色、理论价值,并指出其出现是历史的逻辑必然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前言 | 1 |
| 第一章 河朔诗派 | 1 |
| 一 河朔诗派的由来 | 1 |
| 二 河朔诗派的特色 | 1 |
| 三 几位代表诗人 | 4 |
| 第二章 岭南诗派 | 15 |
| 一 岭南诗派的风格特色 | 15 |
| 二 屈大均 | 17 |
| 三 陈恭尹 | 24 |
| 四 释函可 | 34 |
| 第三章 顾炎武 | 44 |
| 一 顾炎武的先进思想对其诗作的影响 | 45 |
| 二 顾炎武的诗论反映在诗作上的特点 | 46 |
| 三 顾炎武诗作的艺术特色 | 51 |
| 四 顾炎武诗对清诗的影响 | 56 |
| 第四章 虞山诗派 | 60 |
| 一 虞山诗派的兴起 | 60 |
| 二 钱谦益 | 60 |
| 三 冯舒与冯班 | 81 |
| 第五章 娄东诗派 | 92 |
| 一 娄东诗派的兴起 | 9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二 吴伟业 | 93 |
| 三 “梅村体”传人之一——吴兆骞 | 112 |
| 四 “梅村体”传人之二——陈维崧 | 126 |
| 第六章 秀水诗派 | 146 |
| 一 秀水诗派的产生 | 146 |
| 二 朱彝尊 | 148 |
| 三 秀水诗派的变化 | 173 |
| 第七章 神韵诗派 | 178 |
| 一 神韵诗派的兴起 | 178 |
| 二 王士禛 | 179 |
| 三 神韵派及其影响 | 206 |
| 第八章 清初宗宋派 | 211 |
| 一 清初宗宋派的产生 | 211 |
| 二 清初宗宋派诗人 | 211 |
| 三 查慎行 | 226 |
| 第九章 铜山诗派 | 248 |
| 一 铜山诗派的产生 | 248 |
| 二 赵执信 | 248 |
| 三 流派及其影响 | 258 |
| 第十章 浙派 | 262 |
| 一 浙派的产生 | 262 |
| 二 厉鹗生平及其诗论 | 264 |
| 三 厉鹗的诗 | 268 |
| 四 对浙派的评价 | 273 |
| 第十一章 格调诗派 | 281 |
| 一 格调说产生的原因 | 281 |
| 二 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主客观条件 | 28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 沈德潜诗的分析 | 286 |
| 四 格调派 | 291 |
| 五 对格调派的批判 | 292 |
| 第十二章 肌理诗派 | 296 |
| 一 肌理说的“义理”和这一诗论产生的原因 | 296 |
| 二 从“文理”角度看肌理说的理论价值 | 298 |
| 三 论翁方纲的诗 | 301 |
| 四 肌理派诗人及其影响 | 307 |
| 第十三章 性灵诗派 | 312 |
| 一 性灵派产生的原因 | 312 |
| 二 袁枚及其诗 | 314 |
| 三 赵翼及其诗 | 322 |
| 四 张问陶及其诗 | 328 |
| 五 性灵派的影响及其历史评价 | 332 |
| 第十四章 桐城诗派 | 341 |
| 一 桐城诗派的形成 | 341 |
| 二 桐城诗派的诗论 | 342 |
| 三 刘大櫆、姚鼐和方东树、梅曾亮的诗 | 352 |
| 四 流派与影响 | 370 |
| 第十五章 高密诗派 | 377 |
| 一 高密诗派兴起的原因 | 377 |
| 二 高密派的诗论 | 378 |
| 三 李宪噩与李宪乔 | 379 |
| 四 二李的追随者 | 383 |
| 五 对高密诗派的评价 | 387 |
| 第十六章 常州诗派 | 391 |
| 一 常州诗派的产生 | 391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 | 常州诗派的诗论 | 394 |
| 三 | 常州诗派的杰出诗人黄景仁 | 398 |
| 四 | 常州诗派及其影响 | 410 |
| 第十七章 | 龚自珍 | 416 |
| 一 | 生平 | 416 |
| 二 | 诗论 | 417 |
| 三 | 龚诗的悲剧意识 | 422 |
| 四 | 龚诗对近代诗的影响 | 425 |
| 第十八章 | 宋诗运动和同光体 | 433 |
| 一 | 产生的原因 | 433 |
| 二 | 狭义宋诗派的诗论 | 436 |
| 三 | 两位代表诗人 | 440 |
| 四 | 结论 | 458 |
| 第十九章 | 汉魏诗派 | 462 |
| 一 | 汉魏派产生的原因 | 462 |
| 二 | 王闿运生平简介 | 464 |
| 三 | 王闿运的诗论 | 464 |
| 四 | 王闿运的诗作 | 469 |
| 五 | 结论 | 477 |
| 第二十章 | 中晚唐诗派 | 480 |
| 一 | 产生的原因 | 480 |
| 二 | 樊增祥的生平和诗论 | 481 |
| 三 | 樊增祥的诗作特色 | 485 |
| 四 | 中晚唐派的影响 | 498 |
| 第二十一章 | 诗界革命派 | 503 |
| 一 | 诗界革命派的历史意义 | 503 |
| 二 | 黄遵宪的诗论与诗作 | 506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后记 | 515 |
| 新版后记 | 518 |

第一章 河朔诗派

一 河朔诗派的由来

明末清初的诗人邓汉仪曾指出：“今天下之诗，莫盛于河朔，而鬼盟以布衣为之冠。”^①申涵光自己也说：“今天下诗颇推畿辅，……照耀河朔。”^②王士禛正式提出“河朔诗派”这一名称：“申鬼盟涵光称诗广平，开河朔诗派。其友鸡泽殷岳伯岩、永年张盖覆舆、曲周刘逢源津逮、邯郸赵湛秋水，皆逸民也。”^③后来杨际昌也说：“永年申和孟涵光，节愍公佳允子，与逸民殷岳、张盖、刘逢源友，开河朔诗派。”^④徐嘉则以诗赞叹：“独有涵光乐隐居，奎章阁下谢公车。早教河朔开诗派，晚究苏门性命书。”^⑤

二 河朔诗派的特色

河朔诗派有什么特色呢？

原来明诗自前后七子主盟后，末流失于肤熟。公安起而矫之，又成俚僻。于是竟陵派出，以性灵矫七子之肤熟，以学古矫公安之俚僻，结果却如钱谦益所指责的：“以俚率为清真，以僻涩为幽峭。”^⑥河朔诗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。它的特色就是杨鍊羲所指出的：“当时北地诗人，皆不涉鍊、谭一派。”^⑦明乎此，就知道这一派的人为什么推崇何、李而鄙薄鍊、谭了。试看申涵光评论李梦阳：“空同才力横绝，气压万夫，设前无杜陵，不

几有诗来一人乎?”^⑧又评论何、李：“近代何、李两大家，越宋、元而上，与开元为伍。”^⑨又说：“至何、李诸公专宗盛唐，遂已超宋而上。”^⑩又评论李攀龙：“诗至济南而调始纯。空同才大，不屑检绳尺，涩语梗词，庞然并进。济南极意锻炼之，使一叶(协)宫商，诵之娓娓，声中金石。故自唐以来，语音节者，以济南为至。”^⑪他的诗也谈到：“我行天下久，粗能辨好恶。大复与空同，文章各矩矱。其馀多琐细，真诗久寂寞。”^⑫而对竟陵派则说：“竟陵久为海内所诟詈，无足言者。”但也指出：竟陵的出现，是由于矫七子之失，所谓“性情之灵，障于浮藻，激而为竟陵，势使然耳”^⑬。

正由于看到七子和竟陵都各有其弊，所以河朔诗派不是回到七子的老路，而是强调直接向杜甫学习。但申涵光之学杜，尽管“音节顿挫，沉郁激昂，一以少陵为师”，而“其所以师少陵者，悲愉咪啸，无一不曲肖，而非世俗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”^⑭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诗以道性情。性情之事，无所附会。盛唐诸家，各不相袭也。服古既深，直行胸臆，无不与古合。寸寸而效之，矜庄过甚，笔无馀闲。古以格帝天神鬼，使啼笑不能动一人，则无为贵诗矣。”^⑮

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，这一派的诗风便呈现这么一种总体特色：清刚。申涵光曾这样描述过：

“盖燕赵山川雄广，士生其间，多伉爽明大义，无幽滞纤秾之习，故其音闳以肆，沉郁而悲凉，气使然也。”^⑯又说：“读其诗，嶙峋突兀，天外遥青，不为径草盆花，耳目近玩，盖得太行之气为多。”又说：“古之以诗传者，其人多清刚而磊落，以石为体，而才致闲发，遇物斐然。”^⑰又说：“古之诗人，大多禀清刚之德，有光明磊落之概。”^⑱又说：“泓子之诗，清明广大，无幽滞纤秾之习，至性所出，可涕可歌。”^⑲又说：“其近体多隽语旷致，磊柯自得；

歌行长篇，纵横顿挫，风雨骤而鬼神泣也。……乃其诗莽莽然如万夫敌，又何壮欤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差足似之。”^⑩又说：“复不耐声偶，为古诗，醇厖渊穆，莽莽然可敌万人。”^⑪又说：“吾读文衣诗，喜其真，不无故为笑啼，横臆而出，肝胆外露，摧坚洞隙，一息千里。我燕赵人多沉毅英爽，无夸毗之习。”^⑫通过这些描述，可以看出这一诗派主张“风格即人”，而“人”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。

但仅仅这样理解，那还是肤浅的，这一诗派还把诗的创作提高到哲学的层次，那就是要求理学与诗的统一：

“古人之诗，必有其原，则道焉耳。道者，立人之本，万事所从出，而诗其著焉。……三百篇皆道也。”^⑬又说：“三百篇皆理学也，敷情陈事，而理寓焉。理之未达，无为贵诗矣。”^⑭

如果说，这些话还比较抽象，那么，下面这段话就把他们这一观点表露得十分清楚了：

予谓世俗所谓理学与诗，皆非也。褒衣缓步，白发死章句，此士而腐者，汉高所以解冠而溺之耳。而士之以风雅自负者，率佻荡越闲，以绮语饰其陋，本之则亡，诗又可知。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，至情所激，发而成声，不烦雕绘，而恻然动物，是真理学，即真诗也。即如静修先生绍濂洛之统，高风亮节，为元醇儒。今读其集，古健真削，无愧唐音，不可以证其合乎？……合程、朱、李、杜为一身，匪异人任矣。^⑮

“合程、朱、李、杜为一身”，这和桐城派的方苞所谓“学行继程、朱之后，文章在韩、欧之间”^⑯，把程、朱、韩、欧集于一身是一致的，不过一在诗，一在文而已。申涵光晚年曾从理学大儒孙奇逢问性命之学，方苞则在孙奇逢去世三十七年后，为他撰写《孙徵君年谱序》、《孙徵君传》，可能受到申涵光的影响。但二者之